

「故事：寫給所有人的歷史」 的故事

陳建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

一、緣起

為什麼北港在南部，南港在北部？這是出自於「故事：寫給所有人的歷史」網站 (<http://gushi.tw/>) 中一篇文章的內容，作者是翁佳音和曹銘宗。該文原收錄在《大灣大員福爾摩沙：從葡萄牙航海日誌、荷西地圖、清日文獻尋找臺灣地名真相》，透過網站的重新編輯和搭配相應的圖片，這篇文章仿若具備了另一種面貌，一種有別於傳統紙本出版的風貌，在網路上以新的方式重新呈現。另一位「故事」網站的知名寫手胡川安，由他執筆寫就關於日本料理的系列文章，則是以食物、旅行為主軸切入講解一段歷史，比如說在〈日式豬排飯的小歷史〉這篇文章中，胡川安透過天皇頒布的肉食解禁所造成的社會反應與政治餘波，如何影響人們飲食習慣的改變；亦即，一紙政治上的命令如何改變舌尖上的日本。我們日常生活食用的豬排和日本料理，背後竟然有一則又一則的故事可以講述，小餐桌竟也隱含了大歷史。

「故事：寫給所有人的歷史」創辦於2014年的夏天，創辦人涂豐恩一開始找了3位朋友共同設想一個類似共筆部落格的網站，最初想要做的是介紹各自的研究興趣和閱讀心得。這4人原初的想法是，每個人每個月輪值一篇文章，有個簡單的網站，每週都可以刊登新的文章。自己寫作之餘，也向身邊的人約稿。至於讀者看完會有什麼反

應，這個網站後續要如何經營，都不在這 4 人的考慮之內。這個聽起來極為平淡的故事，就是「故事：寫給所有人的歷史」的起點。爾後，這 4 人各奔東西，有人到了美國唸書、當訪問學人，創辦人涂豐恩則到了日本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。網站該叫什麼名字、宗旨是什麼，大家都放在心中，卻沒有真正的討論。就連網站的雛形都還不見蹤影。

「故事：寫給所有人的歷史」的網站最後誕生在日本的膠囊旅館中，涂豐恩找了另外一位資工系的友人，就在他每天洗澡和睡覺的膠囊旅館中把網站架好。為什麼叫「故事」？這是讀者經常提問的問題。這項名稱是出自於涂豐恩的堅持。因為，「故事」是由一群喜歡故事的人創立的，目標是透過有趣的、有創意的方式，結合新媒體的運用，讓歷史走進日常生活之中，提供適合所有人閱讀、且值得信賴的知識。涂豐恩堅持「故事：寫給所有人的歷史」這個名字，因為一方面他希望用說「故事」的方式把歷史或是對過去的記憶表達出來，另一方面就是他覺得歷史其實就是很多「故事」所組成的，所以後來大家就贊成將網站的名字定為「故事」。「故事」的宗旨在於「認識過去，理解現在，想像未來。」網站並不是新聞媒體或時事評論網站，但也不是只有無關緊要的陳年往事。「故事」的創辦者們認為，當人們的腳步越走越快，社會越是顯得喧囂，我

們越需要沉靜下來，回顧這世界變化的軌跡。思索歷史，不只可以理解過去，也能夠將當下看得更加透徹，更能夠開啟對於未來的想像。

網站上線後，每天固定刊登一篇新的文章，以三千字左右的篇幅，講一個故事，可以是食物的歷史、男人的戀愛史、鬼的歷史，也可以是「國父們」的歷史。網站初期沒有接受任何贊助，沒有廣告收益，全憑創辦者們和一群愛好寫作的作者全心全意的投入。透過臉書的資訊傳播，「故事」達到了每月平均 1 百萬人次的點閱率，在臉書上粉絲以每月 5 千人的速度持續成長。這樣的成長，讓「故事」的團隊有點驚訝，同時覺得要對讀者更加負責，籌組工作室或公司的念頭開始萌生。在一次訪談中，創辦人涂豐恩提到，「故事」之所有會有現在的規模，主要歸因於三個因素：一項是 2014 年發生的「318 太陽花學運」。當時，部落格文章是以個人的書寫為主，後來各方人馬開始集結起來，使得個人部落格往共同寫作（共筆）的形式轉型。第二項原因是「2015 年高中歷史課綱『微調』的紛爭」，課綱事件似乎讓整個臺灣對歷史有一個渴求，臺灣複雜的歷史，成為討論的沃土。當時「故事」有很多文章刊登出來後，讀者的反應極有共鳴。第三項是臉書的演算法對依賴臉書的新媒體還算友善，臉書的分享，其實就像滾雪球效應一樣，可以不斷地增加觸及的人數。

二、成立公司

2015年的夏天，創辦人涂豐恩回到臺灣，跟另外兩位共同創辦人到處籌款，正式創辦了一間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。在此同時，「故事」也開始從事線下的活動，與聯經出版公司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辦「故事講堂」，與東吳大學歷史系籌劃寫作工作坊。在同年10月，「故事」將閱讀、出版和書籍的部分獨立成「說書 Speaking of Books」。「說書 Speaking of Books」(<http://sobooks.tw/>) 主要從事的是書評、新書介紹和閱讀的業務，正如網站的宣言所云：「如果閱讀是生活的態度，那書評絕對是優雅的試煉。」「說書 Speaking of Books」所產出的書評，面向的對象是一般的社會大眾。書評就如同一張入場券，邀請讀者一同審視知識。書評訴說著作者的意圖、寫作的策略和傳遞的訊息，直指書本內中的誤解和謬誤，同時又訴說書本透露的專注與創見。「說書」編輯團隊想像中的書評，是既能介紹書本的內容，也能提供閱讀的脈絡，同時有評者個人的詰問與反思。書評可以豐富研究者與寫作者的對話，但也能面向一般對於知識與文化有興趣的讀者。「說書 Speaking of Books」創辦迄今，累積超過150篇書評，是臺灣目前唯一以人文社會科學書籍作為評介對象的網路平臺。2016年的夏天，「故事」開始第一次對讀者的集資募款，9月底結束有超過7百位讀者贊助

「故事」的募資計畫。同一時間，「故事」和「說書」的網站進行改版完成，在版面設計上以適合文字閱讀的清爽版面為目標，希望讀者可以有更舒適的閱讀體驗。這是「故事」和「說書」對自己的期許，也是對讀者的回饋。此外，「故事」和「說書」也受到許多學術界師長的幫助，例如得到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的補助，今年9月到12月底也跟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合作，共同推廣經典閱讀到校園以外的場域。

三、網站的內容核心

「故事」是一個想立足臺灣，放眼世界的新媒體，在內容上曾經進行過「臺北故事」專題，從天龍國到天龍之路的誕生、日治時期的臺北廳長以迄「新」北投的出現都在寫作的範圍內。從「孤女的願望」到明星咖啡館的都市記憶，甚至是流行音樂史中的臺北故事，都成為「臺北故事」專題的內容。離臺灣不遠的東南亞，是臺灣日常生活中俯拾皆是的國度。東南亞的食物、移工和外籍配偶，都在臺灣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不已。「故事」因此策劃「不只是誰的他方：東南亞故事」專題。從移工到新住民，從出國旅行到南向政策，臺灣與鄰近的東南亞關係密切，在網站上讀者可以找到泰國、越南、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故事。臺灣都市和東南亞的專題，是未來「故事」將持續經營的重要部分。「說書」的出發點同樣是想推

廣臺灣的出版業，現在的書評全部都是臺灣的出版品，特別是以兩年內的新書為最大宗。當年度的新書除了以書評引介之外，亦會以「新書快讀」的方式，包裝成一則一則的故事，介紹給讀者認識。在特輯的部分，既有的成果是「文革五十週年特輯」、「司馬遼太郎紀念專輯」和「莎翁冥歲四百週年紀念特輯」等。在專欄的部分，有針對臺灣自產和翻譯出版的小說進行評介的專欄，亦有針對修繕圖書和翻譯國外前沿書評的欄位。「說書」所有的努力都在於營造全民閱讀的氛圍，以及書評作為知識這張航海圖上定位的功能。在過多的和流逝的書本中，「說書」希望能延長每一本書籍的出版生命，讓每一本書籍都能夠到達愛書人的手中。除了評介新書之外，「說書」也歡迎「舊籍新評」、「經典重讀」，與外語書的評論。無論是「故事」或「說書」都無意成為言論的一言堂，而是成為開放的園地，希望能得到讀者的投稿，更希望有更多人文哲社會科學知識的新媒體一同加入，成為「知識共和國」的一員。

除了專題、特輯和作者專欄之外，「故事」在內容上紛繁多樣，現有的內容除了非洲和大洋洲這兩大板塊的相關文章付之闕如之外，讀者幾乎都可以利用關鍵字找到內容。「故事」在歷史知識的生產上，是企圖以有趣的方式，講述遙遠的過去。通俗化的歷史不代表淺薄化的知識。「故事」所生產的文章，重點不在於知識的原創性，而

是立基於學院既有的研究成果，重新改寫成可讀性強的文章。就以網站專欄人氣作家金老尸（金哲毅）為例，他從辛亥鼎革的《國父們：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》一路寫到北洋政府的《繼承者們：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3》，所使用的史料都是學院派研究者熟悉的資料，並沒有使用什麼獨門的少見史料。若是用學院內的眼光進行檢視，金老尸所提出的論點，其實不是什麼嶄新的看法。然而，金老尸講述的歷史的口吻是吸引人的，他的重要性在於將中國近代史散落一地的紛繁線頭，透過他的消化與整理，串接在同一個針眼之上。金老尸在文章中透過安排虛擬的人物進行對話，表述他所要傳遞給讀者的道理。這樣的敘事技巧在小說中尚屬初階，但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已經大呼過癮。從網站上刊登的文章，一直到集結出版成書，金老尸吸引讀者的魅力始終不墜。簡單地說，「故事」所刊登的文章，對於歷史知識意在推廣，而非史學上的新發現或新詮釋。

四、願景

在今年啟動的募資平臺上，故事的願景是這樣寫的：「打造臺灣的人文知識新媒體。」新媒體的「新」在於閱讀載具的改變，過去我們倚傍紙本媒體獲取知識，報紙、書本和雜誌可能是最大宗的資訊流通管道。如今，我們進入所謂的網路時

代，我們的生活中有 Facebook、Twitter、Instagram 等媒體。我們遇到問題，不像 18 世紀的人去翻百科全書或辭典，而是去詢問 Wikipedia 或 Google。Wikipedia 或 Google 之所以方便，就在於給探問者一個確定的答案，這個答案不一定完全正確，甚至可能是錯誤的。搜尋 Wikipedia 或 Google 的人不會因為這項答案，開啟另外一片探求知識的天地。理由在於搜尋者已經從 Wikipedia 或 Google 得到確切的答案（無論對錯），這極有可能養成追求知識的怠惰性。

然而，眾多的資訊要轉換成知識是這樣單一的過程嗎？就如同一位英國史家 Peter Burke 所云，資訊要轉變成得以使用的知識得歷經四項過程。首先是聚集資訊，接下來是分析資訊，最後則是傳播和使用。這四項過程並非次序井然的遞嬗過程，而是交互流動的現象。在「故事」或「說書」網站上所刊登的文章，都是要解決一個問題、介紹一個主題，但並非給讀者這項課題最終的答案。網站像是一個車站，每則故事都是一班列車，載著讀者前往過去，穿梭在過去、現在和未來之間。「故事」和「說書」的團隊知道，不是每位讀者都會成為學院內的專業史家，而是提供一個認識這個世界的多樣窗口。在一次演講中，涂豐恩提到，「故事」要做的是提倡「略懂」的美學，即對各式各樣的歷史都能了解一些，不用成為專業歷史家，但可以保有興趣。例如有天到英國旅行時，讀者可能因為知曉的英國史知識，對這

個地方的歷史有所思考。歷史應該是作為生活的一種方式，不必然要多麼專業，每個人都能從對歷史的想像中，再去增加自己的視野。

最後，就以涂豐恩在〈每一個好故事，都有他的讀者〉所言作為本文的結束語。在這篇文章中，涂豐恩講到網路世界就是條河流，人們每踏進去一次，它就變成另一個模樣。在這樣的宇宙裡，昨天的真知灼見，明天可能已是老生常談。「故事」所要做的是在「我們想要說的」跟「讀者想要看的」之間，找到一個交叉點。相較於印刷媒體，新媒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，能夠容納長短不同、性質各異的文章。唯一不變的是，讀者的品味和要求是新舊媒體戮力以赴的目標。網路閱讀的文章不必然要輕薄短小，長篇大論的文章還是會有它的讀者。就如同學問只有好壞，沒有新舊。「故事」要做的是，為每一個好故事，找到適合的讀者；為每一個喜愛閱讀的讀者，寫下一篇好的故事；為每一個有故事的人，提供一個可以說故事的舞臺。